

香港文學研究叢書

侶倫作品評論集

黃仲鳴 編著

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

香港文學研究叢書

定價港幣 \$58 元

ISBN 988-18608-6-5



9 789881 86086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

香港文學研究叢書

侶倫作品評論集

黃仲鳴 編著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ADC

本刊物所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，均
未經香港藝術發展局作技術性認可或證明確實
無誤，亦不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之立場。

香港文學研究叢書

侶倫作品評論集

編 著

黃仲鳴

出版者

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

九龍牛頭角道33號宏光樓C座七樓三室

E-mail : kfman617@netvigator.com

印 刷

博藝坊工作室

九龍旺角廣東道998號高明商業大廈20樓A室

電 話：3486 9569 圖文傳真：3012 2694

2010年9月初版

發 行

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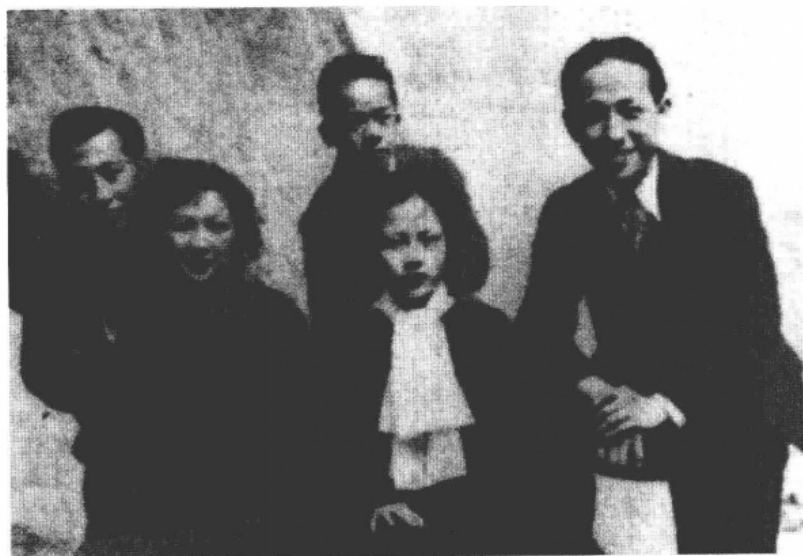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大廈三樓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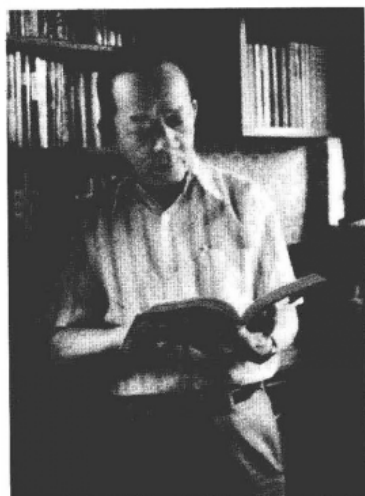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88-18608-6-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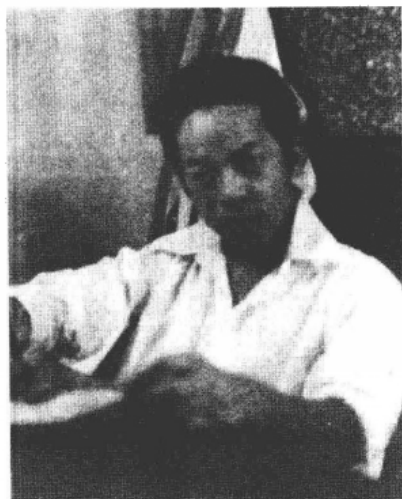
· 侶倫像



一九三七年攝於九龍城宋王台畔，左至右依次為：穆時英、仇佩佩、
侶倫、王少陵夫人、王少陵



侶倫在書房



侶倫在報館編輯室，攝於一九三二年



一九七三侶倫先生攝於北京蘆溝橋上



侶倫在軍隊裡



一九三四年春，侶倫與黃谷柳（右）攝於九龍城



由左至右：侶倫、黎學賢、劉火子、潘範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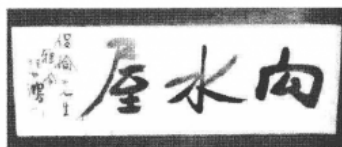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五年秋，在思豪酒店茶廳王少陵所作壁畫前的一次文藝茶話會上（左五侶倫）



香港淪陷時期的一次文藝茶話會。后排右起第五人為侶倫，攝於一九四三年



侶倫在上海魯迅故居前，攝於一九七三年



徐悲鴻的題字



侶倫在寫作，攝於一九七九年秋

侶倫其人

——《侶倫作品評論集》代序

黃仲鳴

一、初識侶倫

上個世紀六十年代，我讀小學時，在旺角的舊書攤淘了一部《侶倫小說散文集》。一看之下，登時愛上了，登時買了。

這部書，將侶倫三部作品《無盡的愛》、《永久之歌》、《無名草》合而成一冊。於是，以後凡見署有「侶倫」名字的作品，節衣縮食，毫不猶豫買了。其中有部《窮巷》，更令我看得津津有味，猛向同窗推薦。那時一班同學全迷金庸，鮮有人「響應」，奈何！畢竟，終侶倫一生，他要走的，是嚴肅的新文學之路，「鴛鴦蝴蝶派」，他是不肯做的。

那部《窮巷》（香港：文苑書店印行，一九五二年）分上下冊，在扉頁印上「又名《都市曲》」，後來讀他的《向水屋筆語》，才知道有原因：

《窮巷》將要寫完的時候，書店負責人就找我討論小說「結尾」的問題，為的是恐怕我會添上一條「可怕」的尾巴。此外，書名有個「窮」字，也容易喚起「敏感」症的人的某種聯想，為了擔心書發行到海外某些地區不許進口，《窮巷》便用了兩個書名，另一個書名是《都市曲》。兩個書名按不同地區分別應用。

原來如此。我記得，好像也買了部《都市曲》，惟書山雜亂，也不知堆放何處，抑或已遺失，遍尋不獲了。

《窮巷》無疑是侶倫的傑作，也是論者最多的一部書。但我初讀《侶倫小說散文集》時，卻愛上了《無盡的愛》和《永久之歌》；至於那部《無名草》，內中描述日治時期的香港慘況，尤使我感慨和憤慨。侶倫行文「日寇」不絕，更證他的愛國之心。

二、一份珍貴的資料

九十年代初，我在舊書店淘得一部《永久之歌》（香港：虹運出版社，一九四八年九月第四版），內中赫然夾有一份從雜誌剪下的文章：《憶已故文友侶倫生前二三事》，著者朱石年，惟缺出處。侶倫亡於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六日，這份資料當是他逝世之後的悼文，內中所述，可與《無名草》作一呼應。我編《侶倫作品評論集》，因此文未克查獲出處，故而從略，但資料珍貴，值得據此而略述一下。

朱石年說，香港淪陷後，侶倫不甘做順民，攜新婚夫人沈文子與其弟李向陽（畫家，《窮巷》一書的插畫即出自他的手筆），於

一九四二年離家北上。在淡水時，不堪日軍每隔數日投彈，要走警報。於是，與時在淡水墟養病的朱石年結伴，在淡水北門坐「電扒」落惠州，再轉乘電船上古竹。朱石年這麼寫：

當航次東江上游觀音閣時，萬里長空，機聲軋軋，舉頭仰望，敵機共有六架，連群北飛，電船瞬即避入蘆葦叢中，船中人均屏息靜氣，聽天由命，若敵機低飛投彈，則生死在須臾間耳！

在《無名草》中，侶倫也經歷了「生死在須臾間」：

被一聲急激的狂吼所引動，我回頭向屋後望。我看見一隻敵機用了俯衝的姿勢，在不遠的侯王廟附近上空劃了一條弧線便飛起來。接著就是隆然一聲，下面冒起一股濃煙；許多磚頭和木材的碎屑在那裡飛舞起來。

「該不會在頭頂就落下一顆炸彈來罷？」這「恐懼」在香港被日軍攻佔時，就已縈繞侶倫的心頭。逃難時，這「威脅」還緊纏侶倫他們不放。由惠州到古竹，由義容經青溪上蚰蛇嶺。再步行到隸屬紫金縣的九和墟。在那裡，侶倫兄弟獲該處教堂長老孫兆平的推薦。一同任教於中心小學。這時期，侶倫仍間中筆耕，寫稿寄往重慶刊登。朱石年說，侶倫筆下偏左，受到當時紫金縣縣長李偉的「注意」，派人監視侶倫在九和墟的言行，「有否為左翼張目」。

紫金縣四面環山，屬三等小縣，人民以耕種維生，豐年也難

得溫飽，幸西有秋香江之急流，南有蟒蛇崗之險峻，故於抗戰八年，未曾遭受戰禍。

朱石年如是說。侶倫遂得以「苟存」於這世外桃源三年。直到抗戰勝利，那才回到香港。這段史料，連同《無名草》中的《火與淚》、《生死線》兩章一同閱讀，當見侶倫抗戰期間的艱苦生活。

戰後，侶倫勤於著述。《窮巷》於一九四八年開始撰寫，在左翼的《華商報》連載。朱石年說他出身貧苦，「故筆下文字，多偏向社會主義，當年左翼文壇許為同道中人，遂深受右派之忌，無形中飽受排擠。但香港社會寫作自由，侶倫兄我行我素，仍能操觚如故。」

侶倫思想行為「偏左」，筆下的「左味」卻淡。

三、詩人侶倫

侶倫是「正牌」的香港作家，也是香港新文學的拓荒者之一。不錯，打從一九二六年開始，他十五歲時，即一頭栽進新文學的懷抱，直至一九八八年辭世前仍握管不休。

侶倫廣為人知的是小說。其實，除了小說，他的散文亦具分量，上文所說的《無名草》，就是他這方面的傑作。晚年的《向水屋筆語》，第一輯的「文壇憶語」，是研究香港文學史彌足珍貴的資料。

小說家、散文家之外，他還是編劇家。一九三七年冬，進香港合眾影片公司，翌年夏，轉香港南洋影片公司，至香港淪陷止。這期間，編了《大俠一枝梅》、《強盜孝子》、《弦斷曲終》、《蓬門碧玉》、《如意吉祥》、《大地女兒》、《民族罪人》等劇，成績亦云可觀。

侶倫初闖文壇，寫的是新詩。一九二六年，他將平時寫的多首詩作，以《睡獅集》為題，投寄《大光報》獲刊登。一九三六年，《紅豆》刊了他的《訊病》。年前，我翻閱《新生日報》，在副刊「生趣」版得見他的詩作。

其一：《流亡的除夕》（刊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）：

除夕，
給雨封住了，
如日子上的五線譜。

異鄉，
有澈骨的寒冷，
和流亡的淒涼味。
室內病妻的呻吟，
屋外的爆竹聲遠聲近；
混和於
日子的五線譜之中。

壁上，
被冷落的生豬肉，
也滴著油淚了！

其二：《歸航》（刊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）：

八年隔別祖國，
如遊子之重倚慈懷；
壯麗的山河，
壯麗的天地。
我看見，閃耀於眼沿的
家園的豐收季。

家思淡薄僅是為了年齡麼？
而我卻有激動的熱淚：
跑出了黑暗的地獄，
游泳於自由的氛圍。
我驕傲，我是屬於
一個偉大的群體！

一九四二·舊作

侶倫的詩鮮見，特此照錄兩首，以窺他的詩情。第一首已收《向水屋筆語·想起一個除夕》中，並作詮釋：

我不會寫詩。然而這幾行句子，卻紀錄了我當時的情景和心境。多年來也不曾忘記。因為這是我有生以來所經歷過的一個最不愉快的除夕。而以這個除夕的記憶為中心，又連帶地使我想起別的事情。

那是太平洋戰爭期間，我離開了淪陷後的香港回到自由

區；和我一道的，是我的弟弟陽和願意跟我走的沈，我們的目的地是曲江，但是到了東江上游一個小市……

證之上文所引朱石年的文章，那個「小市」當是九和墟，「陽」是李向陽，「沈」是夫人沈文子。「最不愉快的除夕」是指侶倫遭「誣陷」為「左翼」、「共產黨」，於是在除夕，他親往縣城謁見縣長解釋，但卻不遇。朱石年記載是暑假，侶倫卻說是寒假，兩者不同，當以侶倫所說為準，因有詩為證也。

至於第二首舊作，是侶倫逃出香港，重歸祖國「桃源之地」的感喟。

侶倫具多重身分，鮮有被呼為「詩人」，但由所錄兩首，可見他那感時憂國的情懷。在當年那淪陷歲月，在芸芸落水文人中，他那一孤忠，實令人欽敬

後 記

在繁忙的工作中，謹承林曼叔老兄之命，編選這部《侶倫作品評論集》，如非他的「代勞」，焉能成書！但仍有掛一漏萬之嫌，而一切錯漏，當與林老兄無關。塗此序言，除補史料之闕外，最重要的是彰顯了侶倫的人格。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五日